

西洋圖書館史[†]

Elmer D. Johnson 著
尹 定 國 譯*

二十三、拉丁美洲圖書館書

遠在英國人在維吉尼亞的詹姆士敦 (Jamestown) 殖民或法國人最初在聖勞倫斯定居之前，拉丁美洲的幾個地區，已經有高度發展的西班牙文化。秘魯在一五五三年時已有一間大學。第十六世紀時的墨西哥，曾有一間經過充分應用的印刷所，印出許多書籍和小冊子。利馬 (Lima) 的書商，在西班牙出版賽凡蒂斯 (Cervantes) ①和威加 (Lope de Vega) ②的著作時，即予訂購，轉賣給商人、傳教士、和農場主。政府公務員和宗教領袖們隨身將書籍帶至新大陸。早期描寫墨西哥和秘魯的作家曾旁徵博引，他們手邊必需有書。西半球的第一所圖書館，無疑的是在里約格蘭德河 (Rio Grande) ③以南。

關於這些早期圖書館的詳情已很難考索。似乎可以確信的是，在第十六及十七世紀期間，拉丁美洲已經有私人圖書館和修道院圖書館，但亦無證據存在。至少在公元一七〇〇以前此處圖書館所藏的書籍，現在業已失傳，並且亦無其他特別的記載。據稱設在利馬的大學，和附近的修道院學校皆曾有圖書館，但所藏何書，亦只能臆測而已。唯秘魯書商從西班牙訂購書籍的記錄幸得保存。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所訂的書籍並不全是宗教著作，尚包括許多史籍和當代文學作品。聖貝納狄克特修道院 (St. Benedict's Monastery, 設在里約熱內盧) 的圖書館，追溯其創始的時間是公元一六〇〇年。設在哥多華 (Cordoba) 的阿根廷國家圖書館，其遠祖可追溯至公元一六一四年。但是這些早期圖書館和藏書，何以竟會失傳？這可以容易地歸咎於宗教的判決和其他類型的查禁，或者歸咎於後來的戰爭和革命。這也可能是一部份原因。但亦有其他的可能性，即早期的書籍已經磨損；早期的圖書館因被忽視，甚少直接應用而告絕跡。第十八世紀時，修道院和宗教圖書館間或有能保存者，少數殷富人家亦有私人藏書。但是拉丁美洲大部份地區的圖書館史，是始於第十九世紀和殖民政策結束之後。

† Elmer D. Johnson,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Second ed., New York, Scarecrow, 1970, 521 P.

譯者曾服務於美國匹茨堡大學東亞圖書館。

大部份新獨立的國家，在建國初期即設立國家圖書館；其部份原因，是與民族自尊心有關。這些圖書館的藏書，大部份是從私人或宗教圖書館中沒收而得。唯在蒐集存放於公共建築物中之後，大部份即被忘懷，在第十九世紀的大部份時期內，其情形較像博物館而不是圖書館。巴西國家圖書館創立於一八一〇年，但遲至一九〇〇年，藏書尚只有約二十萬卷。其他國家圖書館創立的年代是：智利，一八一三年。阿根廷，一八一〇年。烏拉圭，一八一六年。委內瑞拉，一八三三年。秘魯，一八二一年。墨西哥，一八三三年。有若干大學的圖書館，追溯其創時間在第十八世紀。如哈瓦那大學（University of Havana）圖書館創立於一七二八年。基多中央中學（Central University of Quito）圖書館創立於一七八七年。在第十九世紀初期，有更多的大學設立。並且亦已有設立公共圖書館的趨向，尤其是在較大的國家。巴西在一八五〇及一八六〇年代創設州立圖書館，其較著名者，有一八五一年所設的沙介柏（Sergipe）州立圖書館（設在 Aracaju），和一八五七年所設的巴拉那（Parana）州立圖書館（設在 Curitiba）。這些圖書館一般藏書皆不多，並且同時兼負檔案室和圖書館的任務。第十九世紀時拉丁美洲的圖書館，大部份只着重文籍的保存而不是應用。有興趣服務的館員亦缺乏。是以管理不善，不具吸引力。但是對未來的少數圖書館，尤其是國家圖書館，却已奠定一些基礎。

圖書館發展最大的國家是 A、B、C 三國，即阿根廷（Argentina）、巴西（Brazil）、和智利（Chile）。其中以阿根廷在第二十世紀時的進步最為特出。在一九一五年時，阿根廷全國只有四十九所公共圖書館。至一九六〇年代，主要的公共圖書館有一百一十五所。小規模的公共圖書館逾一千七百所，包括較小的「民衆圖書館」在內。總藏書量約有一千萬卷。在全國二萬四千所學校中，公開陳列的書籍亦有七百萬卷。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有主要的圖書館逾七十所。包括藏書七十萬卷的國家圖書館，藏書三十萬卷的國家議會圖書館，和許多小的學術和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是由公共圖書館保護委員會督導，該會創立於一八七〇年。拉丁美洲圖書館一種有趣的現象是，銀行和報社的圖書館亦常開放予民衆使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中央銀行圖書館有藏書四萬二千卷，布倫薩報（La Prensa）圖書館有藏書七萬五千卷，亦開放予民衆使用。該市其他的主要圖書館，尚有國立馬斯特洛圖書館（Biblioteca Nacional de Maestros），是一所教育參考圖書館，藏書約十萬卷；和一所公立的藝術圖書館。屬於政府者，有農業部圖書館，藏書約七萬五千卷。外交部圖書館藏書量與此略等。其規模較小者，有財政部圖書館，和地質鑛物局圖書館等。

在首都以外，尚有一些主要的圖書館，設在較大的大學內。如設在哥多華、聖大非（Santa Fe）、和吐庫曼（Tucuman）者。另外還有若干重要的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的情形，與歐洲的相似。在總圖書館之外，另設有學系和學

院圖書館。於是遂有產權和管理上的困擾。規模最大的大學圖書館是設在聖大非，各館共有藏書逾一百五十萬卷。設在羅沙略（Rosario）的朱安阿爾瓦茲公共圖書館（Juan Alvarez），是最大的省立公共圖書館之一，藏書約有十二萬卷。另外，在每一省和多數較大的城鎮中，亦皆有公共圖書館。在一九六四年，阿根廷國家教育委員會（Argentin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建議將學校圖書館延伸至初級學校，在這一方面，亦已有很多進步。居於阿根廷圖書館界領導地位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圖書館學院。該學院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的協助下，已經成爲目錄、資訊科學、和圖書館學的研究中心。現在，阿根廷的各級圖書館皆有進步，爲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所仿效。

巴西的圖書館亦有進步。但由於國土廣闊，未受教育的民衆數以百萬計，使其任務大爲困難。巴西亞馬遜河（Amazon）流域的廣大腹地，大部份尚未探測，只有原始印第安人居住。可是從第十九世紀初年開始，已有主要圖書館在巴西較大的城市中設立。尤其是在里約熱內盧市（Rio de Janeiro），尚有幾所國際聞名的圖書館。現在設在首都的圖書館，有國家圖書館，藏書逾一百萬卷。市立圖書館，有藏書十萬卷，和十所主要分館。衆議院圖書館（Library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藏書逾十萬卷。里約熱內盧市有兩所歷史悠久而且頗受尊重的專門圖書館，其一爲不列顛圖書館（Biblioteca Britannica），創立於一八二六年。另一所爲葡萄牙書室（Portuguese Reading Room），創立於一八三七年。前者藏書比較少，皆爲關於巴西的英文著作。後者現在有藏書逾二十萬卷，是葡萄牙和巴西兩國人民的文化聯繫，專門蒐藏該兩國的文史書籍。政府圖書館中，如財政部有藏書五萬冊，鑛務及動力部有七萬五千冊，勞工及工商部有五萬冊，外交部藏書逾二十五萬冊，該部並有一珍貴的製圖蒐簿，內有地圖逾三萬份。另外還有一所捐贈的圖書館，其創始人爲巴巴羅杉（Rui Barbarosa）。巴氏是一位作家、律師、語言學家，其藏書約有四萬五千冊，現在陳列於他從前的寓所中，開放給民衆閱讀。

巴西的最大都市聖保羅（Sao Paulo），亦有各種類型的圖書館。其市立圖書館，在拉丁美洲是爲完善的一所。藏書逾四十萬卷，館址是一棟二十層樓的現代化大廈。分館遍及全市。聖保羅有許多專門圖書館，政府設立者，如農業部圖書館，藏書逾五萬卷。有私人工商業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和宗教圖書館。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是單獨設立的兒童圖書館。在拉丁美洲。尚有其他幾個國家有此幸運的發展。

雖然在主要的城市之外，也還有其他的州立、學院、和宗教圖書館，但是巴西圖書館史上近年來最大的發展，是在深入內陸幾百里的新首都——巴西利亞（Brazilia）。在該市不僅有巴西國會的圖書館（其他政府機構亦有尚未曾將主

要藏書遷至新首都者），還有巴西利亞大學令人興奮的圖書館新發展：新的圖書館大樓，於一九六八年動工，將可容納約兩百萬冊藏書，能提供約四千個座位給學生。將有開架式書庫，在拉丁美洲尚屬創舉。並將為巴西利亞市及周圍地區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巴西利亞大學將設立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系，圖書館內將皮存包涵全國四十所主要研究圖書館藏書的一份聯合書目。配合設在里約熱內盧的國家圖書館各項服務，包括卡式目錄服務，全國目錄出版、及全國法定貯存；巴西利亞大學將提供全國圖書館發展所需要的計劃和領導。全國圖書館協會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亦促進巴西各級圖書館的發展。

設在聖地牙哥（Santiago）的智利國家圖書館，很久以來即是拉丁美洲主要圖書館之一。其藏書近一百萬卷，是全國一百多所公共圖書館的首腦。館內有許多專門書室，包括麥地那史學寫本室（Medin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為西半球最珍貴的寫本蒐藏之一。設在聖地牙哥的其他重要圖書館，尚有智利大學的四十餘所專門圖書館；美術學院圖書館，和天主教大學、國立軍事學院、師範學院等的學術圖書館。智利大學的總圖書館有藏書逾二十萬卷。智利國會圖書館的藏書量亦相同。在聖地牙哥之外，尚有主要大學分別設在法耳巴拉素市（Valparaiso）和公塞普森市（Concepcion）。前者有一得自捐贈的塞瓦林圖書館（Severin Library），創立於一八七三年，在一九六〇年代藏書約有九萬卷。就整體來說，在一九六四年，智利有四十五所大學院校圖書館，藏書逾八十五萬卷。中等學校圖書館一百八十所，藏書逾六十三萬卷。全國公共圖書館共有藏書近七十萬卷。智利大學和師範學院皆開授圖書館學課程。一個全國性的圖書館協會，是全國圖書館的領導。

在南美洲幾個較小的國家中，圖書館的情況較差。以秘魯為例，在整個美洲，以秘魯接受歐洲文明的時間最早。其公共圖書館服務次於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國。全國有兩百多所「公共圖書館」，每館平均藏書量只略超過一千冊。設在利馬的國家圖書館，有藏書逾五十萬冊，珍貴寫本十八萬卷。此外，全國即再沒有一所藏書逾十萬冊的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或學術圖書館）。國立聖馬可士大學總圖書館藏書將近十萬冊，此外尚有數所值得注意的院系圖書館。設在利馬的國立工程大學，有藏書二萬五千卷。秘魯的政府機構圖書館皆甚小，其中以外交部藏書最多。利馬的秘魯作家協會有一專門圖書館，其目標是蒐集全部秘魯作家的作品。設在三藩市（San Francisco）和聖托多明哥（Santo Domingo）的兩所著名修道院圖書館，各有藏書約二萬卷。秘魯有數百所學校圖書館，每館平均藏書量約一千卷。學校教職員，另有教育部教師圖書館的郵寄服務。此外，秘魯尚有一圖書館員訓練學校，附設在國家圖書館內。亦有一全國圖書館協會。

最北部的哥倫比亞，近年來圖書館亦有進步。這必須特別感謝聯合國教育科

學文化組織及其他外來的援助。哥倫比亞的大學在一九六〇年代進步亦很快。唯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仍然落後。設在波哥大 (Bogota) 的國家圖書館有藏書約三十五萬卷。其館舍雖是第二世紀的建築物，但在一九六〇年代，已有計劃另建更現代化的新館舍。波哥大有人口約一百萬，尚沒有免費公共圖書館系統。現在只有一所免費的公共參考圖書館，和若干出租通俗讀物的圖書館。該市的共和銀行，像拉丁美洲其他都市的銀行一樣，在阿倫佐圖書館 (Luis Ange₁ Aranzo Library) 設立一為民衆開放的參考部。全國共有八十七所大學及學院，各校藏書平均數約為一萬卷。中等學校約有四百所，每校圖書館平均藏書量僅有約一千冊。並且這些藏書通常皆未經編目，亦不出借。對學校圖書館的興趣現已逐漸增加，但初級小學圖書館還只是在計劃之中。在麥德林市 (Medellin)，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曾設立一所示範公共圖書館，藏書約有四萬五千卷。為整個拉丁美洲提供一個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最佳榜樣。設在該市的安提奧括大學 (University of Antioguia)，有一新建館舍，以庋存其十三萬卷藏書，並且是新設立的美洲國際圖書館學系 (Inter-American Library School) 系址。與大部份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相同，哥倫比亞擔任圖書館長職位的，通常是當地的名人、小作家，甚至是政界或軍方的英雄，而不是對發展圖書館有熱誠興趣的學者。設在麥德林的圖書館學系，和其他的圖書館院系，將提供許多曾受較佳訓練的圖書館人員，以應漸增的需要，並補救上述弊端。

南美洲北部的其他三個國家，委內瑞拉 (Venezuela)，厄瓜多爾 (Ecuador)、和玻利維亞 (Bolivia)，其圖書館發展的程度不一，從整體看，皆不順利。委內瑞拉有若干個現代化城市，並且因產油而暴富，迅速成為工業化國家。但廣闊的農村地區仍然十分落後。其圖書館分散，藏書少而無內容。設在首都加拉加斯 (Caracas) 的國家圖書館有藏書約四十萬卷。其他的政府圖書館，有國會圖書館、最高法院圖書館、和各部會所設的圖書館。國立歷史學會圖書館 (National Academy of History Library) 創立於一八八八年，專門蒐藏拉丁美洲史籍，其服務項目頗類第二所國家圖書館。委內瑞拉的主要大學，有設在加拉斯的委內瑞拉中央大學，設在麥利達的洛杉德斯大學 (Los Andes University) 等，此外尚有三十八所其他高等學府分設國內其他地區。在加拉加斯，設有若干工商業專門圖書館，皆由國際性的公司所設，並不開放予民衆使用。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偶亦有設立者，藏書皆不多，但許多地方皆尚未設立。

厄瓜多爾的國家圖書館，在一九六五年時，以一間過去的溜冰場建築為臨時館址，其新館舍已在計劃之中。公共圖書館大部份只限於參考服務。據一九五五年的一份名錄中所列，該國有二十四所公共圖書館，只有一所藏書超過五萬卷。大學圖書館有設在首都基多的中央大學圖書館、和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後者在一九六〇年代，曾得美國聖路易大學捐贈書籍和提供建議。設在昆加 (Cuenca)

的大學圖書館，約有六萬冊現代藏書。在一九六四年，厄瓜多爾的中等學校中，只有百分之四設有能提供服務的圖書館。就全國而言，其平均數每個學生尚不到一冊書。在拉丁美洲諸國之中，玻利維亞的圖書館情況較差。在一九六〇年，全國中等學校只有一所能提供服務的圖書館，其藏書亦只有五百冊。國內其他地區，有設在首都蘇克拉 (Sucre) 的國家圖書館檔案館，有藏書約三萬卷。設在拉巴茲 (La Paz) 的國會圖書館，有藏書一萬五千卷。外交部的現代化圖書館藏書一萬卷。拉巴茲市立圖書館約有三萬卷。國內有七所高等學府，每校圖書館的藏書量平均尚不到二萬五千卷。有十二所開放予民衆使用的圖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在內，每館藏書量平均在二萬冊以下。在西方世界，玻利維亞無疑是圖書館建設最差的國家之一。

南美洲靠大西洋岸的烏拉圭 (Uruguay) 和巴拉圭 (Paraguay) 兩國，在教育與圖書館發展方面頗不一致。烏拉圭有現代化的首都蒙特維多市 (Montevideo)，其圖書館建設類似鄰國阿根廷和巴西。巴拉圭的情形則類似其西鄰玻利維亞。烏拉圭的國家圖書館，藏書逾五十萬卷，為全國圖書館的榜樣。設在蒙特維多的共和國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有十所教職員圖書館，共有藏書約五十萬卷。事實上，國家圖書館就在該大學校園附近，等於為師生服務的總圖書館。在首都尚有國會圖書館，藏書逾十萬卷。各部會圖書館；和一所傑出的教育博物館暨圖書館 (Pedagogical Museum and Library)，為全國的教師服務。在專門圖書館中，有國際兒童保護學會總部圖書館，藏書約二萬五千卷，關於此類書籍，舉世罕有出其右者。烏拉圭詩人聖馬丁 (Zorrilla San Martín) 的私人藏書，現在保存在定名紀念他的一所博物館中。戴蒙娜圖書館 (Maria Stagnero de Muna Library) 適當地設在市立兒童公園中央，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兒童專門圖書館之一。蒙特維多是國家首都，居民人數差不多佔全國人口的一半。在首都之外，重要圖書館已很少。只有約三十所公共圖書館，每館平均藏書量約有一萬卷；和少數幾所學校圖書館。在烏拉圭的公立學校中，只有十分之一設立圖書館，其中大部份且不能提供適當服務。

巴拉圭的圖書館建設，較烏拉圭落後。大部份的圖書館，皆集中在首都亞松森 (Asunción)。國家圖書館藏書約有四萬四千卷。兩所大學總圖書館，各僅有藏書約五千卷。在首都之外，尚無公共圖書館設立。在一九六五年，據報導全國有四十七所學校圖書館，每館平均藏書量約為五百冊。同年，公共圖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在內）的藏書，與人口的比率，是三十個人有一本書。在亞松森市有一所著名的專門圖書館，設在國立自然歷史和人種學博物館之內。有曾經編目的書籍約三萬卷，大部份是與南美洲有關的著作。

在中美洲諸國中，墨西哥的圖書館系統最佳。但在圖書館服務方面須要改進之處仍多。在墨西哥市，有從第十六世紀留傳下來的私人和宗教圖書館，另有少

數分散在國內其他地方。在一八二三年墨西哥獲得獨立之前，並無公共圖書館設立。在一八三三年，始以沒收的宗教圖書館為基礎，創設國家圖書館。但由於缺少支援，在一八六九年以前，尚未能開放服務。在一八八二年以後，始獲得政府撥給小額經費。其藏書在一九一〇年時，有十五萬餘冊；至一九二六年時，有二十五萬餘冊，庋存於昔時的一所教堂中，尚未經妥善整理。至一九六〇年代，藏書逾八十萬卷，並且在國立大學的校園中，有一美觀的館舍，是名副其實的一所現代圖書館。墨西哥市其他的大圖書館，尚有全人類學暨史學社圖書館，藏書二十五萬卷。全國科學會圖書館，藏書十二萬卷。國立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約十萬卷。政府各部會亦有很有效率的圖書館，包括國會圖書館，藏書五萬卷。經濟部圖書館，藏書六萬五千卷。此外尚有一所國立期刊圖書館，藏書逾十萬卷。

墨西哥的公共圖書館，在一九二〇年代以前，進步很少。遲至一九一五年時，除私人圖書館之外，全國各類圖書館共只有九十二所。於一九二三年，民衆教育部長瓦士康塞洛 (J. Vasconcelos) 始開始創設公共圖書館，並籌組在民衆教育部屬下的圖書館局。至一九二六年，全國約有一千六百所小圖書館和閱覽中心。第一屆墨西哥圖書館員會議在一九二五年舉行集會，並在國家圖書館內設立訓練館員的學校。至一九六五年，據報導全國有主要公共圖書館二百六十三所，每館平均藏書量約為五千冊。學校圖書館亦已有設立，唯在全國的中等學校中，設立圖書館者，尚不足十分之一。初級學校圖書館更少。只是在公共圖書館中，常強調購存兒童讀物。在墨西哥市之外，主要的圖書館是學院和大學圖書館。另有少數專門圖書館設在主要城市中，如設在蒙得勒 (Monterrey) 的技術學院圖書館，有藏書十萬卷。

中美洲諸國的圖書館模式，與南美洲幾個小國的相同。即有一所國家圖書館，一所或數所大學圖書館，有少數或沒有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服務極缺乏。如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瓜地馬拉 (Guatemala) 和尼加拉瓜 (Nicaragua) 三國的國家圖書館，藏書皆接近十萬卷。少數較大的大學，包括所屬的院系圖書館在內，藏書量亦接近十萬卷。巴拿馬 (Panama) 例外地曾致力於設立公共圖書館，國內大部份城鎮皆有小型的公共圖書館。瓜地馬拉銀行在馬納瓜市 (Managua) 設有公共參考圖書館一所。在英屬洪都拉斯 (British Honduras)，國家圖書館在此一小屬國中，設有分館七處，值書站約四十處。在每一個國家，其國家圖書館皆起一定的領導作用，通常並為該國的目錄中心。

在加勒比 (Caribbean) 區域，各島長久以來皆是歐洲強國的屬地。現在大部份已經獨立或即將獨立。是以只有少數幾所古老的圖書館，在第二十世紀以前，很少發展。在古巴，哈瓦那大學圖書館的遠祖，可以追溯到一七二八年，但大部份的成長，是在公元一九〇〇年以後。現在該大學的總館有藏書約十二萬卷，另有學院圖書館數所。古巴的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創立於一七九三年，因缺乏支援

而關閉。其國家圖書館創立於一九〇一年。現以古巴英雄喬斯·馬地 (Jose Marti) 之名為館名。其藏書在一九二〇年代，約有二十五萬卷。在一九六〇年代時，約有八十萬卷。是一所通俗圖書館，而不是研究圖書館，所蒐藏者，甚至還有一批兒童讀物。哈瓦那市其他的重要圖書館，有亞美利加館 (Casa de las Americas)，是一所關於美洲文化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和平之友經濟學社圖書館，藏有豐富的社會科學書籍。在一九六〇年代，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皆已有改進。在哈瓦那以外，現在有包括五十七所公共圖書館的網狀系統，每館平均藏書量約為一萬卷。在一九六五年時，古巴有一百五十所中學圖書館，每館平均藏書量約有二千五百卷。對於書籍和圖書館的重視已有增加，但由於缺乏專業人員，外國出版品有時亦難獲得，成為古巴圖書館成長的阻礙。

在加勒比其他諸島中，牙買加 (Jamaica) 的「大學學院圖書館」有藏書約七萬冊。「牙買加文學院圖書館」亦約有七萬冊。「牙買加圖書館」有藏書約六萬冊。後者是提供全島服務的公共圖書館，設有分館、圖書車、和郵寄服務，其服務實際上可及每一個國民。千里達 (Trinidad) 的公共圖書館設在西班牙港 (創立於一八五一年)。現在鄰近的千里達和托貝哥諸島上，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已有二十萬卷，是加勒比圖書館服務最佳的島嶼。海地 (Haiti) 和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的圖書館很缺乏。據稱在一九六二年時，海地有十四所圖書館開放予民衆使用，其藏書總數與人口的比率是每一百個人還分不到一冊書。多明尼加共和國有七所公共圖書館，每兩百個人有一冊書。在整個拉丁美洲，比率算是最低。此兩國各有若干小規模學院。海地有五十四所中學，據稱只有百分之九設立圖書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中學，設立圖書館者，只有百分之四。海地有一批重要專門藏書保存在聖路易戴貢曾兄弟圖書館 (Library of the Brothers of St. Louis de Gonzagne)。所藏書籍除神學著作外，還有關於海地和整個加勒比的一批最佳史籍。多明尼加共和國最大的圖書館，是聖托多明哥大學圖書館，據稱創設於一五三八年。海地有一國家圖書館，藏書約二萬卷，和一所藏書較此為少的海地大學圖書館。

在荷屬西印度羣島有一公共圖書館，藏書三萬卷。在古拉索島 (Curacao) 亦有一所最近設立的技術圖書館。在法屬的馬丁尼克島 (Martinique)、和哥德洛普島 (Guadeloupe)，亦有若干所小型公共圖書館，其中有一所藏書二萬五千卷。在美屬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和維京羣島 (Virgin)，有與美國相似的公共圖書館，只是規模較小。波多黎各大學正推行其圖書館現代化，新館舍已很快接近美國大學圖書館的標準。就整個加勒比區域而言，圖書館服務是落後，尤其在學校圖書館方面。唯對問題已有認識，並尋求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及其他外援助解決問題。在一九六九年春季，在維京島曾舉辦一次改進加勒比區域圖書館服務的會議，希望此一區域圖書館發展的新時代早日到來。

就整個拉丁美洲而言，圖書館服務僅有緩慢的進步。其原因包括：整個社會和文化的狀況，經濟和政治的問題應先予解決，對書籍和圖書館的價值缺乏瞭解。政府不穩定，經濟不安全，使發展圖書館所需要的經費無處籌措。但是對學術不尊重，加上對圖書館專業不尊重，即使有經費支持，圖書館的發展仍有阻碍。所幸此一情況已在逐漸改變。專業圖書館員的組織，許多館員曾在外國接受訓練，圖書館學院系不斷增加，使拉丁美洲圖書館事業的地位提高，並提供許多新館員，來擔任逐漸增多的職位。外界的支持及鼓勵，如來自聯合國、汎美集團、和美國各機構者，對「邊界以南」的圖書館發展，已有很大鼓勵。最後，各館之間、各國之間、各種團體之間的合作，已開始解決一部份有關的問題。為整個拉丁美洲提供充分的圖書館服務，尚非短期所能做到。但是，從久遠看，前景是光明的。

〔譯者注〕

1 賽凡蒂斯：Miguel de Cervantes，公元一五四七——一六一六年。西班牙小說家。Don Quixote 的作者。

2 威加：Lope de vega，公元一五六二——一六三五年。西班牙戲劇家及詩人。

3 里約格蘭德河：Rio Grande 從美國科羅拉多州流入墨西哥灣的一條河。

二十四、圖書館與西方文明

如果我們給「歷史」所下的定義，是「從人類開始保存記錄以後的生活時期」，那麼，圖書館差不多與「歷史」同樣悠久。事實上，如果我們關於人類何時開始保存記錄的這項知識，完全是根據傳世的紀錄而得；如果我們給圖書館所下的定義，是「依照順序保存的一批記錄」；那麼，圖書館與「歷史」，剛好同樣悠久。我們知道，在人類懂得以文字記下他經驗到及觀察到（即使不是他想到）的一些事實之後，不久即因宗教、法律、經濟、或只是感情的緣故，而開始保存文字記錄。無論其保存的動機為何，這些整批的記錄已形成了檔案或原始圖書館。據我們所知，圖書館在西方世界已經存在了將近五千年。當人類文明進步之時，圖書館亦在進步。無論其記錄（或書籍）的形式為何，是泥版、紙冊紙卷、羊皮紙本、印刷本、或顯微膠捲，人類皆曾設計方法來整理、保存、和應用這些記錄。記錄經過整理，保存、和應用，就成為圖書館。就是這樣，圖書館與西方文化並肩而行，從尼羅河到哈得遜河，或從幼發拉底河到亞馬遜河。

文化與圖書館的此種關係，引起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人類文化的進步，是因為知識得以保存在圖書館中而促成；抑或是當文化進步之時，圖書館只是一種副

產品附帶產生？如藝術、音樂、文學的偉大作品，只有在進步而且文化較高的社會中才會產生。圖書館是否與這些偉大作品同屬一類？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很可能是：圖書館是因為大眾有保存知識的意願而產生，抑或主要是靠一些個人的努力（因為自利或為大眾利益）而產生？在任何社會之中，是否曾有大多數的民衆起而要求設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免費圖書館、或圖書館服務），就像他們起而反對暴政、稅捐，而贊同自由或新的宗教一樣？第二個問題比第一個容易回答，答案很簡單，就是：「沒有」。而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亦給回答第一個問題帶來一些啓示。循此一觀點，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西洋圖書館的發展，看看圖書館和文化進步的來臨，究竟孰先孰後。

回溯到古埃及時代，可以提出辯證的是，圖書館的肇始，純粹是因為「效用」的關係。圖書館只有在具備下列條件之後才會出現：已有書寫的文字，在社會結構上，已有複雜的政府和宗教系統；民衆之中，至少須有小部份人識字。圖書館是因為有效用而存在。維特一所圖書館，主要是因為想知道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歷代帝王的法律和命令，歷代土地所有權的記錄，教堂的正式禮儀等，皆必須保存。當這些法律、記錄、和禮儀的數目超過數十卷之後，就必須加以整理，以便取用；並將他們保存於一永久的處所，指派一人或數人負責整理、保存、和提供應用。在經過如此的整理、保存之後，就成為文化遺產中耐久的一部份，成為未來進步的踏腳石。有過去的記錄可資借鑑，人類每一代不必再犯同樣的錯誤，不必經同樣（錯誤）的試驗方式去求進步，不必用同樣（錯誤）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就像一個人從嬰兒到成人的學習過程一樣，社會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亦經由同樣的試驗過程。並且也正像個人的成長一樣，如沒有成年人的指導，則只有從自己的經驗中去學習。是以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過去經驗的記錄，每一代的仍何一點進步，都得重新去學習。世代由口口相傳，關於從前某些人或某社會的經驗，亦是社會成長的一部份。但是傳說和神話的內容奇異虛幻；已經顯示出，對於實際的進步，口述傳說並不是良好的基礎。在埃及，關於社會和文化進步的文字紀錄累積，保存此單一文化近三千年，促成逐漸的進步，而無政治和經濟上的激變。至於為何未曾產生更迅速的進步，其可能的原因，是由於古埃及史上大部份時期，民衆識字率很低，使文化紀錄的應用受到限制。過去的歷史記錄，通常只有少數識字的「書記」應用。在古埃及的大部份時期內，大眾皆停留在一個文化常規之中，過他們祖先所過的生活。未改進，亦未後退。過去經驗的記載，無論保存得如何完善，如果不加以應用，他們對社會的進步將不會產生影響。

在巴比倫和亞述廢存泥版的書房中，增加了另一種關於文化史和圖書館發展的要素。美索不達米亞諸王國的若干統治者們，尤其是亞述王，認為圖書館須保存人類的一切知識。不僅要保存經驗和觀察的記錄，並且要保存人類推理和想象的成果——哲學、神學、和文學。土地所有權或法律的記錄，可能是因為需要而

保存，但是哲學和文學，是因為愛好學習而保存。雖然大部份載在泥版上的「文籍」，皆是為了效用和實用，但已有證據顯示出，他們在努力蒐集全部的文字記錄，無論是商業記錄或是敘事詩。如果說埃及的「書籍管理員」大部份是檔案管理員；亞述的就已接近書籍愛好者了。是以亞述人就能從他們的圖書館中，獲得二千年索馬利亞、迦勒底（Chaldean）、和巴比倫文明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利益。於是，在文化紀元的高峯時期，偉大的圖書館亦在此處出現。在一個比較繁榮的半都市社會中，產生了富裕的絲治者和僧侶，有宏偉的宮殿和寺院來保存他們的記錄。我們必須再次注意，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閱讀，能從圖書館所保存的知識中直接獲益。

到了希臘人的手中，除單純的實用記錄之外，並增入文學著作。圖書館中，開始有僅因其文學上的價值而保存的文字資料。從保存賦稅記錄和家譜，到開始設立一公共圖書館，使戲劇的正確版本得以保存和隨時提供應用，已經是一段很遠的距離。但仍然同是為了實用。從此一方面而言，早期的雅典公共圖書館，像是一所有法定貯存權的「版權室」。當希臘的大師們編訂圖書館藏書，向學生宣讀，並允許學生抄寫時，圖書館又增加了教育的功能。於是，書中所載的知識，遂為更多的人所用。在埃及和巴比倫的寺院圖書館中，亦曾實施教學，但却是教授語言和訓練書記，而不是講授文學或哲學。在雄偉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中，圖書館又增加一種功能。除保存記錄、蒐藏各種文字資料之外，現在還要加以編輯、批評、翻譯、校正，以保特文籍的純粹和精確。無論希臘文舊約聖經（Septuagint）的翻譯，是否在六翼天使寺內完成，但在那樣的學術機構中，是很容易做到的。由於希臘學者的熱心，和托勒密王的富有，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完備已屬空前，甚或絕後。但是，圖書館和博物館並不完全是設在亞歷山大，並且亞歷山大亦不是整個的希臘世界。數以千卷計的文籍，在無知的世界中，只是學術的一個縮影而已。此一偉大的學術中心，是亞歷山大時代希臘的成果，而不是羅馬文化的祖先。是，抑或不是？

終於，在羅馬人的手中，我們開始看到，千百里外，千百年來所累積的社會文化資源，如何開放出新文明的花朵。確然，羅馬的文化（書籍、教師、和觀念）是來自希臘和其他地區。來自亞歷山大、帕格蒙、迦太基、或西那庫斯（Syracuse），抑或是直接來自希臘本土。當書籍成為戰利品，曾受教育的奴隸隨之而來，新的羅馬逸亦出現。一種文學已經發軔，一種語言已經形成，富裕而有文化的貴族階級已經崛起，一個共和國變成了一個帝國。羅馬在文化上受惠於希臘者甚多。其中大部份起於紙艸紙卷和羊皮紙卷從地中海東部傳至意大利半島之時。早期羅馬的圖書館，主要只是富裕貴族的玩具而已。這些貴族人數相當多，並且識字的市民可能還佔相當的比例。在羅馬文化最盛之時，對圖書館應用之多，為前所未有。羅馬在獲得大圖書館之前，已有安定的社會，強大的軍隊，和

富裕的領導者。但是從大圖書館中，羅馬的文化發展，得到增強、補充和擴大。在許多方面，是過去歷史的總和。更有進者，是在羅馬帝國轄下，偉大的圖書館皆開放予民衆使用，經費由政府支持，並且至少在參考應用方面是屬於免費。它們是真正的公共圖書館。

書籍能保存思想，亦能傳佈思想。關於這一方面，早期基督教歷史是最佳的說明。一個被稱爲耶穌的希伯來人所傳授的教訓——既簡單而又深奧的教訓——在僅僅一百零幾年的時間內，從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引起了一次社會革命。基督及其門徒的教訓，大部份是由口傳授，由教師和傳教士講授給衆信徒。但是在「馬可福音」和「保羅使徒書」經文字寫出之後，基督教遂增加了新的力量。凡是羅馬軍團所到之處，記載着基督故事及其門徒教訓的羊皮紙書本亦隨之而至。從衣索匹亞（Ethiopia）到愛爾蘭，從黑海到波羅的海。確然，基督教的傳佈是靠書本——聖經。基督教雖被羅馬迫害將近三百年，而帝國境內和平安定的社會却適於基督教成長，最後勝利屬於基督教。無人能够懷疑，近兩千年來，基督教的心臟和力量，是用文字寫下來的聖經。從保羅的時代至現代，那些屬於教士或教室、屬於修道院或大教堂的圖書館，都是教堂的重要部門。基督教是否從經過保存的前代文化記載中產生出來？可以肯定的說，基督教產生於一個希伯來文籍已流傳約一千年的文化環境中。希伯來文化則是承襲其他更早的近東文化。即使聖經本文中的證據未被覺察，死海書卷（Dead sea scrolls）亦可對此加以證明。並且早期的基督教有希臘及羅馬文化爲背景，即使未曾受任何影響，亦曾應用他們的語言文字。是以基督教的興起、傳佈、和垂久，頗易於說明文字記載和圖書館予以保存的價值。同樣的情形，猶太教之所以能承受逾兩千年不斷的迫害，至今猶存，亦是因爲有文字記載的猶太經典。託拉神諭（Torah）和塔瑪法典（Talmud）對猶太教的得以保存，其功勞與聖經對基督教的傳佈同樣偉大。

書籍和圖書館的真正價值，在中古時代（歐洲史上約自第五世紀末至第十五世紀中葉之時期）始得到證明。當野蠻民族已席捲大部份文明世界，羅馬帝國在刀劍和火光中瀕於滅亡之時，基督教和古典文明的遺產，就是保存在偏遠的修道院內，和信奉基督教的帝王熱心蒐藏在君士坦丁堡的書卷和摺頁本之中。在羅馬衰亡後的一千年間，早期基督教著作和希臘的古典，皆得保存在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君士坦丁堡。這些古典著作在這裏被抄寫、刪節、和編輯。但通常亦甚少獲得瞭解或珍視。在回教世界中希臘古典曾被翻譯研究，並被擴大融合於遠超過中古時代西歐一切成就的回教學術之中。在偏遠的一些修道院裏，數以千計的僧侶伏案一次再次地抄寫他們所不懂的羊皮紙書本。配以華麗的裝飾，但並未增加意見，或從裏面吸取知識。在此黑暗時期，雖亦有一些閃光，譬如來自以塞多爾（Isidore，埃及僧侶，見第七章），阿昆（Alcuin，英國神學家，見第七章）、查理曼文藝復興，和光輝的第十三世紀者，但就整體而言，西方世界是退步而不

是進步。在中古時代的圖書館（無論是屬於修道院、大教堂、或極少數的貴族或學者），真正地完成了圖書館多種效能中的一項——「保存」文籍。但是，更重要的效能——傳佈知識却尚未實現。古典時期的許多著作業已佚失，但亦有得以保存傳世者。就像種籽在等待適當的季節，蟄伏著等待文藝復興時代喜好探詢知識、能瞭解、能融會貫通予以應用的人們。

文藝復興何以會產生？何以歐洲在長期封建制度束縛之下，從混沌無知之中，逐漸甦醒進入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國家主義、基督新教、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紛然盛行的「現代」？是因為十字軍把新觀念、新口味、新方法、和對古典著作的新看法帶回西歐？抑或是因為貿易振興所形成的經濟繁榮，加上十字軍和國家主義的刺激鼓勵，而導引歐洲進入新時代？兩項答案皆各有所偏，完滿的答案應包括上述兩項，和其他不易覺察或證實的因素。其中比較顯明的事實之一，是文藝復興與古典著作重新發現之間的關係。其二是文藝復興開始於意大利。意大利從未完全和地中海東部的拜占庭、猶太、和回教文化隔絕過。十字軍通常是從意大利登船開赴聖地（Holy Land 即巴勒斯坦），其殘部返程，亦取道意大利。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斯諸城，因是十字軍往返和輸入東方奢侈品的港口，而最先成為商埠。意大利的貴族和商人康，對希臘和拉丁古典的發現、翻譯、抄寫、傳佈，曾提供鼓勵和經濟支持。在他們的圖書館中所藏的寫本，有的是在歐洲修道院中重新發現，亦有購自希臘、小亞細亞，或君士坦丁堡者。這些古典著作，就是在意大利的私人圖書館中被研究保存，直至印刷術昌明，得以印刷傳世。

從文字形成到電子時代之間，印刷術的着明，是圖書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如果說「歷史」是始於文字形成之時，則「現代史」是始於印刷術發明之時。從前一次可抄一冊複本，而在印刷廠中，一版可以印出數百或數千複本。這就是說，文籍和學術已能普及大眾，而不僅供少數人應用。譬如從意大利印刷業者馬紐夏斯（Aldus Manutius，公元一四五〇——一五一五年）的印刷廠中，二十五年內所出版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比過去近兩千年所知見者還要多。有更多的書籍，就有更多的圖書館和大圖書館，有更多的知識和資訊可資應用，亦有較多的人得以應用。圖書館終於能達到完成各項功能的邊緣——隨時將過去的文化遺產完全提供予全民使用。但經過四百餘年，仍只是將達到目標而已。

在現代的歐洲（自公元一五〇〇年以後），就印刷本書籍的保存而言，圖書館已將達到最高目標，在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的大圖書館中，蒐集了黑暗時期及以後的各種重要寫本和印刷本。但就整體來看，這些圖書館的服務尚只及於少數人——藏書家、圖書館員、教師、和一些學生及學者。民衆圖書館、和大衆文化（Mass Culture）的觀念，即使有，也已是在第二十世紀以後。現代歐洲的文化，是發軔於圖書館中？抑或是圖書館因現代的歐洲文化而發達？莎士

比亞的戲劇曾取材於多種資料。如歷史、民俗、其他作家的作品等。然皆屬文籍。馬克斯的主義產生於大英博物館，可能他只歪曲事實以求適合其先入本主的觀念。但他在館中的長期研究，無疑地會形成的學說。廣泛而善為應用的民衆圖書館是否能阻止希特勒的崛起？有此可能。但希特勒會應用他的標準圖書館來推廣種族主義和納粹主義。一個教育普及的蘇俄是否會採行共產主義？有此可能。而自一九一八年起，蘇俄即以書本和圖書館來控制人民的心靈，其手段舉世無匹。但是，在平民革命產生之前，圖書館來至何處？大部份是來自蒐藏書籍的帝王、愛好書籍的慈善家、教會的學者們，和少數的一般書籍愛好者。只有在比較穩定的社會中，至少有一經濟比較寬裕的階級，圖書館始能成長。數百年來，歐洲只有少數人創立並維持圖書館，以提供少數人使用。在第十九世紀末葉之前，很少有民衆教育。在民衆有閱讀能力之前，對書籍和圖書館的需要極少。但是，書籍、圖書館，及讀者的數量皆在逐漸增加。更重要的是，民衆的領導者們，包括學術、宗教、經濟、政治、科學各界的領導者們，皆有機會應用圖書館，並曾善為應用。是以直接或間接地，現代歐洲文化，是由經過保存的文字遺產中產生，換句話說，是從圖書館中產生。

如果歐洲的情形足以說明在一個繼續不斷的社會中，圖書館文化成長的互賴關係；歐洲的殖民地——美洲，正足以說明文化從一個背景轉移至另一個背景之時，文籍的價值何在。文籍曾引導許多（如非全部）初期移民到達美洲。這些文籍包括探險家們對新世界的讚美描述，聯合股票公司的特許狀，地產發起者的告訴狀和約定等。一旦到達新大陸之後，移民們通常忙於使用他們的犁和槍，而不用筆。如果他們只有兩冊書，一冊是聖經，另一冊是曆書。他們信賴這兩冊書和領袖們。這些政治和宗教領袖們從未遠離文籍。美國革命的爆發，是因為那些經過印刷的苛暴法律，使其不可避免。由經過印刷的古代哲學，得到啓示。由信函、報紙、和傳單中得到鼓勵。並由佩恩（Thomas Paine）所撰的小冊子——「普通常識」（Common sense）的出版，而煽動引發。「獨立宣言」是根據西洋的文化遺產撰成，包括希臘的民主政治，羅馬的共和國、英國的自由、法國的哲學、和美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經驗。在美國歷史上每一項重要事件的背後，皆有一本書、一本小冊子、一份印刷法律或條約、或一份書寫的合同。在美國歷史上，隨處皆可以看到，是經過書寫保存的思想和事實，使事情的發展變成更好或更壞。殖民地時期的美國雖未曾有大圖書館，但確曾善用書籍。應用之多，可能是此前任何社會中所未見。凡此皆因有印刷文籍存在的緣故。

在第十九世紀時，美國已經有了大規模的圖書館。美國從一個只有少數書籍的偏遠之國，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緩慘而肯定地發展成為世界上得熱愛書籍的國家。至公元一九〇〇年，美國的圖書義，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尚有少數例外），應用之廣，皆為世界之冠。因為美國對書和印刷文籍的依賴和尊重，並且政

治獨立、經濟安定，是以各種規模和類型的圖書館，皆可能建立。各級政府、各種學會、學校和學院、個人、公司等皆設立圖書館，且圖書館皆免費為民衆開放。這些圖書館是爲了提供應用而建立（除少數例外），而不僅只是爲了保存。在美國，書籍和圖書館已成爲教育、休閒、啓示和資訊服務的工具和設施。印刷文字的運用，在當作傳播思想及事實的工具而言，已達極致。對文籍的價值，比從前任何地方任何時代要瞭解。圖書館是教育的副手，是存用資訊的設備、是休閒的良伴、是工商業的恩物、是科學的助手，他所擔負的任務，已經獲得廣泛的稱讚和認識。當西方文明達到我們所認爲的頂峯時，圖書館已發展成爲西方文明的重要部份。現有的圖書館和書籍雖尙未能足數需要，但即使如是，若沒有這些圖書館，我們的文化將不可能達到現有的水準。

綜上所述，是指出圖書館在西方世界從古至今的發展中所擔負的任務。但對前面所提的主要問題，是否已經回答？根據上述顯示，文化的進步與圖書館，似未必可分孰先孰後，而是同時互爲因果。文化進步是由經驗和知識的累積而來。而經驗的記載，是完善地以文字保存在書冊和圖書館中。但是，對文字記載的知識加以保存，並非出於自動或自己產生，如果沒有一人或多人立意努力，知識的記錄，不會自己變成可用的圖書館和檔案室。把大量的文字資料蒐集整理，使之成爲圖書館，是在比較安定繁榮，有高度的文化的文明社會中，經極少數人的努力而成。戰爭、貧窮、饑餓、無知，是人類的大敵，亦是書籍的大敵。書籍和圖書館的內容雖具價值，但却不是不可毀滅之物。在歷史上多次劫難之中，無論是有意或出自偶然，書籍常是最初被毀者之一。是以圖書館與文化進步，是互相依存，而不是何者先爲因，何者後爲果的關係。

圖書館對文化進步雖具價值，但是民衆對圖書館從未有過普遍的需要。世界上大圖書館的歷史，絕大部份是經過長期的忽視，並永遠爲經費、館舍、人員的問題掙扎。綜觀其歷史，圖書館得以存在，是因爲少數人努力的結果。而真正應用圖書館的，亦只是比「少數人」多一些。直至得近的一世紀中，圖書館始獲得普遍的支特、應用、和瞭解。在第二十世紀時，我們看到了勉可算是對圖書館服務方面的大衆需要。如因公共圖書館未能提供足夠的讀物，於是遂有廉價普及本書籍出現，以滿足其需要。又如工商業和科學界需要有專門的資訊備用，因而產生資訊科學。而資訊科學可以歸屬圖書館學之內。可以分開或合設在一館之中。今天的圖書館確似已經接近其「傳播媒介」的目標。而新的挑戰亦從各方面出現。

西洋圖書館的未來又對如何？圖書館、檔案室、資訊和文獻中心，將如何處理那些在近期或遠期巨量注入的文字成其他類資料？據估計，自一九〇〇年以後所產生的文字資料，佔有史以來總數的一半以上。在科學研究方面，一九三九年以後所完成者，亦佔有史以來總數一半以上。由於資訊記錄在以幾何級數的比率

增加，要將此堆積如山的文字資料、膠捲、唱片、錄音帶等蒐集整理提供應用，似是難以完成的任務。很明顯的，要解決控制此一資訊「將來之浪」的問題，只有依靠電子及自動機器之力。致力於此項研究的專才已不乏人。朝着正確方向的一些步驟已經採行。如應用電腦及有關的電子設備等。我們並將採用「微微影膠片」(Micro-microfilm)，將危刷書頁縮至小如針尖。據稱一臺特級縮影照像機，能將一百萬頁文籍攝錄在膠片上，只須一立方尺的空間即可貯存。或將約三百萬卷普通厚度的書卷，貯存在十立方尺的空間內。除這些縮影書卷之外，尚須有一電子系統，在數秒鐘之內，從百萬卷縮影書中，取出所影的任何一頁，在任何地區的一臺電視螢幕上映出。由此可見，圖書館服務的得高目標對是何種情形。與此相類的另一方式，是將一所圖書館的兩萬卷藏書，縮影在一張寬八寸長十寸的鋁片上。

但是，在此超級機械化資訊貯存和取用的環境中，我們仍希望永遠有一個地方，可以保存正常的書籍，讓對書籍有瞭解的圖書館員們，來享受把書籍提供給讀者的那份樂趣。在書籍和圖書館的歷史中，人的因素始終是得重要，我們希望永遠如此。

除未來的具體問題之外，無論是屬於地方、全國、或國際的圖書館和類似機構，在人際關係方面，尚有許多責任。現代的交通和傳播工具，把世界上各民族間的距離拉得如此之近，在人類歷史上尚無先例。各種不同文化的民族接近交往，在過去常常產生悲劇——戰爭，一個民族將另一民族征服，或者最好的，是實行殖民主義。現在我們面對着各種層次的文化衝突，從國際間的冷戰(Cold war)，到家庭中的「代溝」(Generation gap)。互相瞭解可能是解決此種衝突的一個辦法，並且可能是唯一的辦法。要達到互相瞭解，圖書館是最佳工具之一。經由電子設備的即時傳播，已經可以做到使一個人的聲音，同時為全球的人們聽到。這是好事，但亦可能造成危險。此種電子傳播工具，出於意外或故意，可以在數秒鐘之內帶來世界動亂。在另一方面，是用文字傳播，其程序較為緩慢。但可能是一種必須考慮採行的程序。用文字傳播的方式，是經由書籍、雜誌、報紙、錄音、繪畫等(圖書館的工具)，把出於深思的道理，用於解決全世界、全國、或地方的問題。必須應用這些工具來使人們接近，教育他們，使之互相瞭解，仲裁或協調其相異之處，而不是傳達侮辱或誹謗。一次按紐即發的戰爭(Pushbutton war)，可以在數秒鐘之內爆發。而永久的和平，只有經由多年的耐心努力，逐漸瞭解共同的利益所在，實施對其他民族的文化、困難、予以瞭解和容忍的教育，始能獲致。書籍和圖書館對世界和平，能擔負重任，並能致力於喚醒世界各民族對無知、缺乏容忍、疾病、和貧窮作戰，而不是各民族之間互戰。書籍和圖書館曾協助創造西方文明，亦將能協助創造一個較佳的世界。